

玉
堂
薈
記





記 蒼 堂 玉

撰 聰 士 楊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玉 堂 薈 記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

楊 士 聰 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
鈔皆收有此書借月在先
故據以排印

玉堂薈記提要

玉堂薈記一卷

國朝楊士聰撰。士聰字朝徹，號鳧岫，濟寧人。前明崇禎辛未進士，官翰林院檢討。入國朝，官至諭德。是書成於崇禎癸未之十二月，距明之亡僅百餘日。自序謂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雜錄漫記以補其所不足，亦識其小者之意也。自余叨史局，不廢記存，且積有年歲。壬午再入春明，感興時事，乃取舊所編輯，更加撰次，不拘年月，惟有慨於中則書之。彙爲一帙，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，約略粗載於此，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。今觀其書，於當日周延儒、薛國觀、溫體仁、王應熊諸人門戶傾軋之由，政刑顛倒之故，頗能道其委曲。多正史之所未及。然士聰爲延儒門生，筆墨之間頗爲回護。而於黃道周、倪元璐皆有不滿之意。至謂道周不坐宦官之房，不以通家名刺與宦官，皆爲太過。其記張溥試詩亦詆諆已甚，皆不免於恩怨之詞。又孔有德之變，乃新城王氏所激，毛霧平叛記言之最詳，而以爲由於誅袁崇煥，失遼人之心，殊非實錄。至於鄙謔穢語，皆備載之，尤爲猥雜。又非歸田錄諸書偶記俳諧之例矣。是書自序稱一帙，而書首題卷一字，則當有二卷。中間癸未九月經筵以下舊本別爲一頁，與前不屬，疑爲下卷之首，傳寫佚其標題也。

玉堂薈記序

春秋之作也。定哀則微。豈非以身際兩朝當世之故。有不敢盡言者乎。若夫數世而上。其人往矣。其事往矣。可惟吾所論列而無他顧忌。固也。然非耳聞而目見之也。或傳之故老。或披諸載籍。使非身當其世者。有所遺留。又安所得據以盡言也。故揚雄把三寸柔翰。遇有所得。歸而以鉛摘次之於槧。獨方言一事。然乎哉。我朝詞林之設。名爲史官。而每易一代。乃修實錄。其簪筆螭頭。僅存故事。於當世之故。闕如也。官則設而職則廢。何歟。今上御極之初。命史官記注。迨後召對。漸用喜怒。恐不可以示後。而記注廢矣。嚮者日講六員。專司起居。一切詔諭傳宣。月有其籍。近因一二執政。間奉密諭。不欲聞之於外。而起居廢矣。雖然。未盡廢也。端木氏不云乎。賢者識其大者。不賢者識其小者。古來正史所闕。或得之雜錄漫紀。以補其所未足。亦識其小者之意也。自余叨史局。不廢記存。且積有年歲矣。壬午再入春明。感興時事。甚懼此道之淪喪也。乃取舊所編輯。更加撰次。不拘年月。惟有慨於中。則書之。彙爲一帙。凡十餘年來。世局朝政物態人情。約略粗載於陟。而戲笑不經之事。亦往往而在。命曰薈記。明其雜亂無統。未足比於作者之林也。然撫實而不敢爲誣。余亦竊自信焉。或歔歛余曰。此昧乎定哀則微之義者也。余固所不辭矣。崇禎癸未嘉平之吉。荷水楊士聰題於魯館之問月樓。

玉堂齋記卷上

明 荷水楊士聰朝徹撰

濫、泛也。江出岷山，其源可以濫觴。言水淺僅可浮觴耳。見孔子家語。本言開端託始，非言末流。近日時文多誤用爲末流，或者酒醉潦倒者然，殊爲可笑。戊寅冬，乃見之票擬，曰：驛遞濫觴已極。夫驛遞流弊，誠有之，不合答及開端，且云已極，何也？夫省中不可有伏獵侍郎，閣中豈可有濫觴學士乎？

文湛持爲講官，爲日不多，而能致主上之聽。一日講次，上方加足於鄴，遇講中有云：爲人上者，可不敬哉？文鄭重言之，上爲悚然下足。肅容以聽，使其久在講筵，何事不可得之於上？此等講書，方爲有益。

文之入閣，出自特簡。烏程雖素與不合，弗能間也。乙亥冊封差，旋升少詹。文旣久次，又老憊不能乘馬，屢托人以三品爲請。烏程固靳之，指已坐曰：不久此處亦須他到。何論三品？文甚不樂，多稱病注籍。七月召對，試票擬。文正在杜門，乃御劄與試七人，而文在其中。七人者：陳子壯、蔡弈琛，俱烏程所薦，乃吏部具履歷以進，竟不用陳蔡而用文也。

文湛持性踈直，不類蘇人。入閣後，余止再晤，每談無所不及。凡票擬及上意如何，傾吐惟恐不盡。故人情翕然。余獨私語人曰：文決非久於位者。古人不對溫室樹者，謂何？未幾而烏程用許霞城事逐之矣。許霞城譽卿家居已久，與之京堂非過。科道中碌碌無奇，而取京堂者甚多，豈必盡勝許也？資俸兼論之。

說特德州與烏程算定以難之者耳。難許卽所以難文也。文自特特簡於溫無所依倚。但公事齟齬可也。甫入政府。豈宜樹私。其與烏程論鄭鄭者曰。晚生已叨冒至此。豈宜但復庶常。烏程對言。從容再議。會許忽欲轉南。又欲轉北。而德州疏上矣。文猶不察而謬爭之。蓋事事在烏程籠絡中。如何展脫得乎。何香山在閣中二年。烏程亦頗相安。至是併逐之。何與文辭朝之日。卽溫開籍見朝之日。閣吏爲溫投報單。稟溫云。來日二位辭朝。恐不便相見。溫曰。不妨。至次早行禮畢。何與文拜溫。溫亦還拜一揖。一茶之外。彼此不交一言。眞所謂一鵬挾兩兔者非耶。

黎左嚴元寬爲浙中督學。烏程長子儼干之而不盡從。亦非能盡拒之也。黎實不能盡愜浙中人情。其爲部科磨勘。非盡烏程意也。黎遂將儼書刻揭與烏程作對。乃烏程自辨。儼爲秀才。侃爲童生。豈有秀才童生而敢干督學者乎。不知秀才童生。乃官生公子也。其目中豈有督學。溫之藉口。未可以欺人也。

乙亥六月。大旱祈禱。烏程宿朝房。數日未歸寓。次子侃與惡少年游狹斜。爲言官所糾。事頗猥褻。宜自引咎。乃曉曉置辯。且云侃不幸而爲臣子。衛編修允文笑語余曰。烏程襲王荊石語。誤矣。彼時王縉山中解元。宜云不幸而爲臣子。阻其上進之路。今云不幸而爲臣子。無乃阻其花酒之興也耶。今昔之相懸至此。烏程之結主知。亦非偶然。甲戌春。長山相君歿於戍所。同鄉總憲張華東等相約於朝房候烏程。求代題給勘合歸里。烏程不肯曰。此事如何使得。衆等各無辭而退。烏程入閣。卽日具揭。至次日而准給勘合之旨下矣。

王坤之疏及宜興。烏程實陰使之。將以傾宜興而爲首輔也。自王東里召對後。坤又有一疏。二十餘款。皆有事蹟。上恐疏下。又起爭辨。乃留中不下。而陳金鉉贊化之疏上矣。於是卽義皇上人。一語窮究不已。以至宜興罷去。實則用王坤之言也。陳爲刑科都給事中。適范木漸淑泰疏言獄囚淹滯。有旨責刑科回奏。陳疏旣上。傳聞票擬降三級調外。陳遂疏糾宜興。甫上。而回奏旨下。並無降調之說。陳深悔之。已無及矣。初。王東里召對時。上語宜興曰。卿昨辨王坤疏。日後錄入史書。甚好看。宜興默然無辭以對。或云。宜興對曰。閣疏原不發抄。此可以支吾否乎。上意有在。直因事而發耳。每見宜興語相知曰。有我在。不妨。此任事之言。亦召禍之言也。宜其及矣。

殿試分卷。在受卷官。其實中書掌房者主張居多。讀卷多人。每人分不及三十卷。若授意中書。以書字不工之卷。聚於一處。而以注意之卷入其中。不拘分到何人。自是第一。但得第一。則一二三名。惟首輔之所實。他人不敢問矣。然是科江西陳泰來。因夢狀元而改今名。如舒芬。劉國裳者。則又前定之數也。

辛未館選後。言宜興者有曰。何地不生才。而鼎甲三人。及會元館元。必出於蘇、松、常、淮四府。以淮與江南並稱四府。此何以服宜興之心。乃不辨此。而辨館元曰。至於選館。首名亦別無優異。末名亦別無差殊。安所得館元而稱之。夫館元豈無此可以服言者之心否耶。但館元雖有。實無關係。從來亦無以此自標者。甲戌曾就義刻樹牌扁。稱館元及第。則又咄咄怪事矣。

辛未館選。他未遑論。但以南直言之。額取三人。江南二人。江北一人。此成例也。江北已擬張一如矣。但以

吳館元馬張二人皆名士。不可去遂奪一如而並與之。此謂之無私可乎。張溥卷有塗注字。卷完時政府極爲懷恨。翌日竟以進呈。上既不駁。言者亦未之及。幸矣。

烏程當宜興在位。已自用事。宜興不敢較。蓋戊戌至癸丑十五年前輩也。故辛未館選。烏程亦得主持。北直吳慎旃。烏程祭酒時監元也。鄞縣沈憲申。四明相君之姪孫。而四明卽烏程房師也。又江右本擬朱徽宜興鄉會門生也。豐城唐館師在內閣卷。力薦羅小遜。宜興以爲年老。唐忿然曰。場中尙欲作會元。而今庶吉士反作不得。宜興不得已。乃以與羅。其餘他省多有類此者。若非限數限省。不知攘臂交口作何光景。

鄭方水館師入閣。偶票一疏。內有何況二字。誤以爲人名也。票云何況着撫按提問。上駁改。乃悟。繇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。輕變成法。大啓營競。此亦治亂之一大關也。方水師極其博學。歷三十年詞林。雖無他謀畫。而居心平恕。未必非對症之藥。乃以一時之誤。爲主上所輕。未幾遂卒於任。良可惜也。

方水師刻有詩集。每首自注。律詩一首。注有十餘行者。爲絕句云。萬歷年間老庶常。光宗己未復登堂。蓋己未辛未兩教習也。按己未乃萬歷四十七年。明年庚申。神宗賀天。光宗卽位。以明年辛酉爲泰昌元年。九月又賓天。乃以八月爲泰昌元年。豈己未屬光宗乎。大都年邁不及詳確處有之。大段亦無甚錯。若韓城之濫觴。大貽嗤笑。而上殊未覺也。

庶常常字。章奏中有改爲恒者。頗因諱由之謬。天啓年間。魏璫用事。因知縣給由。借題以處江西巡撫。遂

一切改之。迨後又改舉人朱由櫟爲田櫟。此益府宗室也。宗室可改。是爲蔑賜名矣。且宗室以由名者。何止數百。果盡改之。則高皇二十字。何以設。爲改由字已謬。而無識者。併及常字。果爾。則高瞻、祁見祐、厚載、翊何字。不當諱。至高皇帝之元字。尤當諱也。何槩不聞諱。而獨諱常由二字乎。戊寅講筵。講由也可使從政一節。講官讀由爲咎繇之繇。上諭以不必。因傳諭閣中。見在九廟。單諱下一字。其祧廟惟二字相連。乃諱。則熾基等字。亦不諱也。此論未經通頒。乃謬諱如故矣。我朝諱字。原甚踈闊。英廟諱鎮。而邊鎮之鎮。三百年未嘗改也。卽武廟之照字。書本從火。未嘗諱四點者。故自世廟至熹廟百餘年。照字如故。而今乃追諱爲炤。甚無謂也。

昊天上帝。人主所尊敬。但從來無高擡之例。卽祖宗等字。不過與皇上並擡。今上謂與祖宗並列。意有未安。令章奏遇祖宗字。各加高一字。誠哉尊祖敬宗之意。至天與上帝。至尊無名。安用高擡。意欲尊之而反下。同於人類。適所以褻之也。

孝純皇后。上生母也。崩時在神廟年間。未嘗傳寫御容。辛巳。忽傳上意。於新樂侯家求子姪。似孝純者一人。據以傳寫。乃以新樂侯弟某貌爲酷肖。遂寫成大軸。繇大明門迎入。此何禮也。無論男女。年歲之殊。未必盡與相符。卽甚似矣。果可認爲真否。上意又嫌於獨厚生母。又別爲先帝御容。及令博平侯家亦求一人。似孝元皇后者。一併傳寫迎入。夫孝純御容。偶得於新樂之子弟。旣已奇矣。乃孝元亦依倣爲之。豈倪天之姿。定有一親屬宛肖。以待夫後來之傳寫乎。不知先帝御容。又以何人爲的據也。此等典禮。決當諫

止而竟無一人言者。

進御容之日。上出甚早。百官多未到者。時德州已入關矣。亦未到。乃上揭參班役及裁縫。參班役以其赴寓遲也。參裁縫以其綴繫不堅。臨期而落也。此等舉動。書之史冊。可發大噓。大臣凡事當自引咎。不可諉罪於人。況諉之下役乎。雖微事。可以卜相業。

德州掌銓。凡德州人不令來選。來選者輒得劣地。歸德知府楊本鍼。操守治行俱無議。大計忽以浮躁處河南山東人。俱不知所從來。久之。乃知一鄉紳府佐有一揭在德州處。止以本鍼爲同鄉。不得不處。夫官評不憑撫按而憑劣紳之仇揭。冢宰之執法安在也。卽以同鄉示公。詎足述乎。

德州內附烏程。步趨不爽。於同鄉中獨厚宋鳴梧父子。跡其所爲。又未嘗不縱不徇也。夫內植黨援。而無關輕重之人。苛求以示公。此輩心事。真不可令人見也。

張瑤。號海湄。開封府推官。才品亦卓然。第負氣不屑爲人下。辛未考選至京。例見同鄉諸貴。時高礅齋爲僉憲。宋氏父子在垣中。其門役有所需索。亦事理之常。張自負吾同鄉也。不惟不與。更怒詈之。高與宋俱不悅。及考選之日。以宋九青攻爲吏科。而黜張爲同知。其實兩人治行不甚相遠。一旦抑揚太過。不平之鳴。所自來矣。豈獨張之過哉。高宋諸人與有責焉。

張指宋爲倩人代書。往日神廟中多有此事。蓋官評久定。借考試以結局。其倩人代書。皆驕貴之態。非不能書而假手於人也。宋或有此事。亦未可知。張上疏後。宋自辨寸心不死。兩腕猶存云云。上竟令覆試。與

前卷無異。或云宋之原卷非已書者。已潛易之矣。宋覆試疏得旨如故。張繇是降河州判官。孔有德陷登州。張被殺。贈太僕寺少卿。

張疏論鳴梧云。青瑣非世及之官。既以私其子。又以私其猶子。宋辨云。年家兄弟相呼。乃仕途之常。而必加人以不可受之名。余窺鳴梧刺書宗伯。玫刺書宗姪。俱不著姓。似非年家通套。

二宋在垣中。雖稱兄弟。後各遇艱。在京同時者不多日。之普本以館資在前。丙子以父艱回。至戊寅服未闋。而玫轉都垣。之普聞之不樂。遂成嫌隙。後入京。玫轉大理少卿。之普歷都垣。僅升僕少。益不樂。玫旋升太常。之普卽升副憲以傲之。玫未幾升刑部侍郎。之普乃升戶部侍郎。以班更在上。傲之。互相爭長。余壬午入京。二人俱處分去。識者告余。謂其穉氣。

任者泰。沂州人。鳴梧之兒女姻家。辛未爲余同年。而其人老矣。又太長厚。第後在東城一錦衣家。踰年來。選復館其家。余語以宜過西城寓。選有地方。便於縉紳接見。任竟因循不果。後選得雄縣令。謁之普。用拜帖。又不跪。之普大不然之。到任未久。嗾巡鹽御史劾之。降調。復陞令屯留。卒於任。余時奉差。及旋京。問之普。何不爲令親地。之普云。甚以爲媿。當日曾言之主者。主者云。吾劾疏須一甲科。若別有一甲科相易。乃可舍之。因向余囑。噫云。卻教小弟何處尋此甲科。余知其支辭。微笑而去。

丁丑九月。車駕閱城。總督京營成國朱純臣。及協理陸完學。以營兵屯劄宣武門外。上臨視。大加稱獎。於西南城樓召二人。各賜以酒三杯。杯用金碗。便以碗賜之。至是而培城議決。培城者。以南城太薄。培如內

城殊不思南面有城。尙嫌其薄。東西北三面無城。何以不論。真無益於勝敗之算也。

初出閱城。余知必且培城。蓋前此議之久矣。培城未已。又濬大隍於五里之外。壞百姓冢墓以千萬計。工竟未成而止。又以外城無羊馬牆。諸內璫認助築此。計輒萬萬。力不能辦。乃以土築之。塗以石灰。牆旣瀕隍。霖雨時作。不旋踵而圯歸隍中矣。王者守在四夷。況三百年來之京師。金湯鞏固。豈待後人之增加耶。戊寅四月。六月。八月。皆有火藥之變。而四月爲甚。石板平起空中。人家醬甌。或移寘屋脊。而醬不傾。騎驢過者。人驢俱在空中。驢腹腸潰破。而人徐墮地無恙。似有物憑之者也。八月。正值太學丁祭。陳井研爲祭酒。黎明祭畢。飛輒及陳之肩而未傷。三次余皆在寓。所有聲自遠而至。地如簸揚。繇門牕殷殷而過。說者謂火藥至精。則能自焚。年來礮作極細。真少許於掌中。焚盡而膚不傷。精之至也。是時內操方盛。無歲不變。而戊寅爲甚。迨後辛巳。罷內操。年餘而火變亦絕。得非以類而相召歟。

四月之變。火藥飛至西山。其下如雨。須臾地上厚寸餘也。監督主事劉某。飛石傷足甚重。是日約御史宋學朱同往。偶有他故未往。得免。余見宋賀曰。年兄必有殊福。宋尋出按山東。明年正月二日。濟南城陷。死焉。死生信有地也。

遵化知縣秦世英。己未進士。忽調蓬萊。蓋以遵化經己巳之警。不爲善地。登州僻處一隅。可自固也。未幾。孔有德發難。吳橋旋破。登州世英死焉。朱之裔。京師人。爲青州道僉事。戊寅冬。有進表差。以青州空虛。移家寄濟南城破之後。母妻妹皆死於井。而青州故無恙也。之裔後改名之馮。以此見禍福之來。非人所得。

而趨避矣。

中貴有玉犀帶。而無金銀花素之制。其玉犀亦非品級所宜得也。祖制極於四品。安有玉犀。但因貴幸而嘗之。雖玉犀非玉犀也。累朝相沿。已爲定制。今上辛巳。創爲定品。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。又爲定補服。斗牛飛魚而下。以各色異獸分品。或云御製有歌。未之聞也。是真以爲官矣。每朝時。牽馬一人。繫光金帶。馬杙一人。繫光銀帶。余謂寧可濫用玉犀。未可濫用金銀。此預政之漸。識者懼焉。

自宜興師再入。上不信中官。禁朝官與中官往來。曩日兩闕及承天門、端門、憩足之地。皆不得入。於體甚正。其實結交近侍。不在此也。此等中官。有何可結。終年往還。居停不過一餐。饋送不過一金。彼密通奧援。在不見不聞之中。有以千百計者。孰從而致詰乎。

黃石齋朝參不坐中官房。閒有用帖處。不用通家字。自持甚嚴。余不盡然之。竊謂坐亦無妨。通家字亦無妨也。人貴自立耳。此等處有何干涉。嘗見一中官安坐時。再三稱不敢。又云。通家侍生不敢。令人失笑。謂此輩足與較乎。何其不廣也。余自壬午再入。遂禁往來。亦省卻許多周旋。恨石齋不在此。不知如何快愜。丙子變將出。以張元佐爲侍郎。撫治昌平。三日尙未行。同時所遣提督天壽中璫。卽日北行。上謂閣臣曰。內臣卽日已行。而朝臣三日尙未動身。何怪朕之用內臣耶。閣臣默然。此年昌平城陷。乃內臣強巡關御。史王肇坤開門納假兵而起。內應者。閣臣何不舉以爲辭。豈其響於天威而未敢耶。

張彝憲之總理戶工二部。所司不過稽核。非有出納之寄也。且初時尙坐部堂。迨自立署。絕不至部。朝覲

各官卽有錢糧相關。遣吏投冊可矣。乃相率而詣之。行見部禮。至於考選各官。以功名所係。趨之尤急。拜伏堂下。了不知恥。異日翺翔言路。責其風節。不亦難乎。況欲取館員於此中。爲異日輔弼之用。如何使得。中堂體統。不爲不尊。卽吏部尙書至閣相見。必候門吏跪稟。稱某官見。然後得入。中堂出閣。至花臺相揖。立語而退。無入閣就坐之禮。至於總兵及兩司會敕。俱報門行跪禮。王弇州云。兩司於中堂無跪禮。豈未之親見耶。夫閣體隆重。乃爾何事。不可爲。乃居其位者。動以本朝不設宰相爲言。及至恣睢行私。則又莫敢誰何。是居事權之實。而隱其名也。彼遇事推諉。及竊弄威福者。亦復何怪。掌房中書。其勢不得不通內府。閣中諸事。皆與文書房相關。一刻不通。則內外懸隔。政多齟齬。然以濟事。則可以行私。則不可。是亦存乎其人耳。其人果端。卽以此輩通之。不害其爲公忠。如峻其界限。槩示屏絕。一事也不能作。

翰林講讀而下。至閣外報門而入。中庭而揖。儼然屬禮。舊例。管誥敕則官雖講讀而下。不報門。先入揖畢。過東。各官方報門入揖。然誥敕止六員。率先儘宮坊。不能及講讀而下。己卯。衙門人少。王炳黎邵韓片城四維。俱以史官管誥敕。不知果如儀否。但史官執屬禮。未爲過也。新中堂謝恩尙未到任。與史官何與。乃相率詣精微科揖。此一事甚無謂。所當改正者也。

宮坊入閣內。平揖送出。自尙書以下皆同。但送出相讓。有過屏不過屏之異。然出閣時。中堂讓尙書先行。侍郎不讓。蓋從來中堂皆尙書銜。故不讓侍郎耳。今以侍郎入閣者儘多。而不讓侍郎。可乎。舊例。六品宮

坊列銜在講讀後。自萬歷己卯。改列於前。蓋中堂以宮坊非屬。自以意改之。非舊制也。

舊制。衙門自學士而下。俱有其官。講讀學士五品。光學士五品。而作四品。張江陵。王太倉。俱以庶子升學士。卽升正詹。侍郎。不歷少詹也。壬戌諸公。三年尙轉講讀。乙丑以後。并講讀不轉。止以久次。得爲宮坊。至辛未。乃並贊善而無之。衙門官自學士而下。止爲兼官。並不正授。其故何也。

古學士有朱衣吏。雙引單引之制。今代無之。惟講讀以上。例用紅鞍籠。司業講讀單引。贊善以上雙引。是亦古學士遺制也。

錦衣官屬太濫。至千有餘人。其旗尉效有年勞者。皆得補官。層累而上。而最冒濫者。爲東廠理刑。黃緣徑熟。卽一赤棍。不數年。位至極品。如喬可用者是已。其例不繇南北二司者。雖官都督。不得稱堂上官。卽北司較南司爲重。然惟富者得之。其選可知。如可用亦繇司轉。而稱堂上官者也。爲吳昌時居停。以此革職提問。余謂此帶刀宿衛之選。宜稍鄭重之。非世蔭勳戚。不得推堂上官。其出身旗尉者。雖有年勞。止許帶俸。庶幾其少濻乎。

錦衣惟世廟最重。至神廟末年。北司生草。無一繫詔獄者。至天啓年間。又太重矣。今上錦衣雖無大恣睢。而詔獄接踵。雖欲輕之而不可得也。

戚畹皆于堂上列銜。而不與衛事。亦不至衛到任。勳衛亦然。惟皇太子侍衛。乃用戚臣。何不斟酌此意。掌印辦事。間及勳戚。惟其人之可用與否。無俾例拘。蓋神廟時亦嘗用成國之弟矣。不猶愈于市棍乎。